

家贫做家政

1960年10月1日我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个村庄里，父亲因此给我取名“国庆”。可是在我2岁时，父亲患了不治之症，不幸与世长辞。父亲去世了，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5人抚养成人，实在是煞尽了千辛万苦。

我读到高中一年级就辍学了。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17岁就走上社会，做了市政马路工。后来，我又到一家医院做护工。几年后，我到江苏淮阴打工时结了婚，生下一女一男。孩子渐渐长大了，但哪里有钱让孩子上学读书呢？我与老公商量后，觉得不能让孩子的将来也像我们这样，必须要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，于是决定到上海打工挣钱。1996年我千里迢迢离家来沪做起了家政。

俗话说得好，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。家政保姆也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，我不想做保姆中的“状元”，但力求把这工作做好，让雇主满意。

我觉得，做家政，一要为人诚实、二要工作勤快、三要讲究质量。别看家政工作，其中有很多技艺呢。比如，烧菜，就要让雇主吃得满意才行。不管雇主是上海人、宁波人，或是广东人、台湾人，烧出来的菜都要适合雇主的口味。我是云南农村人，对上海菜肴的烹饪方法，起先是一点也不懂。刚开始烧的菜，有户雇主就觉不对胃口，停了我的工作。我没有怨天尤人，一方面寻找新的工作，一方面向菜烧得比较好的同行取经。我到书店买了《家常菜典》《凉拌菜》《家常面点》等烹饪书自学，平日也常看晚报上介绍烧菜的文章。

刚开始我按书中的“指南”烧菜，雇主吃了仍不满意。后来我慢慢摸索，才知“依葫芦画瓢”还要“到位”才行。例如，烧“香炸花菜”，要“将花菜切颗洗净，沥干水，生姜、蒜头和红椒切成粒形，葱切成花形。鸡蛋打入碗内，放入花菜，干生粉搅匀，锅烧油至100摄氏度时，放入花菜，将花菜炸至金黄色时捞起待用。锅内留油，放入姜米、红椒米，放入炸好的花菜，调入椒盐，把葱花炒透，淋入麻油即成。”这一大段操作要领，步步要到位。鸡蛋糊一定要挂满花菜，这样炸出的花菜颗才会香酥可口。买的花菜也要挑选质地好的，花球要鲜嫩紧密，白而无斑，质差的花菜是巧妇也烧不出好味道的。火候、油温相差一点味道也会相差不少。这些必须“到位”的地方，是我多次“不到位”失败之后才搞清楚的。

民顺家政介绍所的经理王志强，虽然不是名厨师，但他多年在家“掌厨”，能烧出一手好味道的上海菜。他在介绍所里天天自己烧菜，我常在一旁取经，得便就向他学两招。开始，我烧的菜，王经理观色尝味后总是摇头，学得不像呀！但经过两年时间的“实习”，如今我烧出“菠菜木耳拌鸡蛋”、“苋菜炒香干”、“螺肉”等，已能受到王经理的认可，当然也得到了雇主们的赞许。

我觉得，做家政保姆的，干起活来，应当雇主在家与不在家一个样，要诚实勤恳。虽是揩台抹凳，也是要讲究“到位”的。比如擦地板，我是跪着先用湿布擦，而后用干布揩，确保地板一尘不染。揩台抹凳，不能只揩“座板”，而是处处要揩到。揩门，门角里的缝道也要揩得一干二净。有位雇主说我很注重“细节”。我觉得跪着揩地板，不能看作是“低三下四”。我们做家政保姆与雇主做的任何工作，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。我们做家政保姆，其实是做“后勤保障工作”，“后勤保障工作”做好了，雇主们就可以安心、放心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呀！

做家政还有不少讲究。譬如服侍老人，照料要贴心，动作要缓慢；带领孩子上幼儿园或上学，要搀扶好并走人行道，绝不穿红灯，安全第一。说起来都是常识，但对自己要求不严就做不到。现在，我做5家雇主的钟点工。我不会骑自行车，出门就早一点，到雇主家总是提前一点时间。

⑤买菜要实报

我经常为雇主去菜场买菜、买副食品，每次总是“实报实销”，绝不贪小便宜。我带着笔和纸，把买的菜，几斤一斤，多少重量，总共付了多少钱，一一记录下来。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，遇到一个相识的同行。她看到我把买菜的价格、重量等记录下来，似乎有点“看不懂”。她对我说：“如此记录多麻烦，你可以‘糊涂’一点嘛。菜8角一斤，你就报1元一斤；买一斤的，你就只买8两。雇主不会那么顶真地查账的，买一次菜，不是可以有一两元钱的进账吗？天长日久，这笔‘额外收入’也不少呢。”我没有听取这位“好心同行”的话，我觉得，诚实是做人的起码准则，如果我那样做，晚上都

会睡不着。再说，做人不老实总有一天会栽跟头的——做家政会被炒鱿鱼，做官会进监狱。

有一次，我到一个摊位买菜。我对摊主说：“我是做家政保姆的，是帮雇主买菜。你不可斩价，也不要缺秤。否则，雇主就会误会我做假。”摊主被我这么一说，倒也分量足秤，买卖公平。无巧不成书，那天我买菜回去后，这位雇主为了验证，亲自到菜场向摊主问菜价，并复了秤。由于我记录的菜价、重量与雇主“调查”的结论一致，从此赢得了雇主的信任。另外，我们做家政的替雇主买油、盐、醋、糖等食品，也要注重食品的质量，去正规商店或超市里买。



热爱家政这一行

杨国庆 口述 郑长发 整理



插图 杨宏富

我做家政保姆，对雇主的要求，总是尽力做好，决不偷懒。雇主平等善待我，我也更尊重雇主。但是也有雇主看不起保姆，不善待保姆的。在他看来，保姆就是佣人、下等人。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雇主，他给我吃的是剩饭剩菜，还不让我同桌就餐。如此心胸狭窄的雇主，如何能跟他“共事”呢？我做了17天，就炒了他的鱿鱼。

其实，善待保姆的雇主仍是多数，虽然在了解你之前，他们可能会有戒心。有个雇主，我到她家做家政开始的一个星期中，她处处很关心我。大热天，她喝冷饮，也给我倒了一杯。但她对我其实有点不放心，我干活时她总跟着我。有一天，我在一房内揩台子，看到一根金黄色的项链在台子上。我就喊她：“小姐，这么贵重的项链莫随便放在台子上，以免丢失。”她见我这样喊，一时无话可对。原来她是有意试探我。但通过这次试探，她信任了我，以后我干活时，她再也不跟着我了。

还有一件事。有一天，我在雇主倪小姐家中干活。倪小姐上班去了，我一人打扫卫生间，蓦地发现在搪瓷脸盆架上有根金黄闪亮的手链。我恐怕倪小姐着急，便打手机告诉她手链在家中的卫生间里。原来，她忘记手链放在哪里，还以为遗失了呢。后来，倪小姐经常对公司的同事和左邻右舍夸奖我为人诚实。

⑤一串门钥匙

我随身总携带着一串门钥匙，这不是我家的钥匙，而是5家雇主家中包括防盗铁门、总门、内房门的十来把钥匙。我谨慎地保管着这些钥匙。晚上睡觉时，我把它放在枕头下面；出门去雇主家干活，或休息天有时去商店买东西，我把这串钥匙放在拎包的内侧，或系在裤带上，决不放在衣裤的插袋里，以防丢失或被偷。我知道，这串钥匙关系到雇主家财物的安全。雇主相信我，把家中的钥匙交给我，我就要保管好。

一天傍晚，我刚从一雇主家干完活回到家里，突然发现那串门钥匙不见了，我立刻坐

立不安、心急如焚。正束手无策之时，忽然手机铃声响了，原来是那位雇主打来的，她告诉我，那串门钥匙被我遗忘在她家里了，压在我心上的那块千斤重石顿时掉了下来。她在电话里说：“依一天下来工作蛮辛苦，不要赶到我家来拿钥匙，我有自备轿车，我把钥匙送到你家来。”听了这话，我热泪盈眶，感动得不知怎么回答，觉得这位雇主对我们做家政保姆的人，是多么地宽宏善待啊！

我十分热爱家政保姆这一行，今后要更加认真地做好这份工作，既可为家庭增加收入，也是为社会尽一分力量。

报恩

王昌元

2005年底，作为镇招商领导小组组长的我正为完不成招商引资任务发愁时，县招商办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有一位老板点名要到你镇投资千万元建一个大型面粉厂。”这真是天上掉下个“林妹妹”，我急忙约见投资老板。

老板年轻英俊，白中透红的清秀面孔，像涂了油彩似的闪闪发光。互相寒暄之后，李老板开门见山对我说：“在你这里投资，主要是奉父母之命报恩的。”“报恩？”我莫名其妙，如坠云雾之中。“难道你忘了十多年前卖烟叶的李老汉？那是我父亲。”老板用手比划着。

回忆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心灵。

那是1987年冬季，我当时任丹城乡武装部部长。那年烟叶市场行情看好，各家烟站纷纷竞争收购，与丹城相邻的河南省永城县价格提得更高，每500克中等烟要高出丹城烟站2元以上，烟农们纷纷把烟叶拉到永城烟站出售。烟叶不在本乡烟站出售，每500克乡财政就少五角钱的税收。乡党委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了3条意见：一、成立6个小分队，在全乡6个路口进行堵截，不准烟叶出境销售。二、凡发现出境销售的，一律没收烟叶和运输工具。三、查堵的烟叶卖后得款50%返给小分队作费用。

我带的小分队在与河南永城交界的一个主要路口守候。晚上，夜如一个黑色的罩子笼罩天地，漆黑漆黑的，伸手难见五指。凌晨2点多，一阵车轮滚动的声音由远而近传来，隐藏在庄稼地里的小分队员迅速包围过去，在几道手电筒光柱的照射下，我看清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，用毛驴拉着一车金灿灿的烟叶。一个小分队员上去就夺汉子手中的毛驴缰绳，汉子吓呆了，死死拽住缰绳不松手。小分队员抬手要打，被我厉声制止。一个队员指指我对汉子说：“有什么话你去跟王部长谈吧。”随后，几个人一拥而上从汉子手上把缰绳夺走，毛驴车被赶到一边。

这时，卖烟汉子突然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几步跑到我跟前竟跪下了：“王部长，你行行好，救救我的儿子吧！我儿子患脑积水在永城县医院住院，做手术急用钱啊！”此时，在手电光下，我看见汉子那灰色的、怔怔发呆的眼睛里，泪水像充盈的湖水似的波动着，一股股眼泪汨汨地在面颊上流淌。霎时，我觉得这汉子的泪眼似曾相识——

5年前，我刚参加工作，1周岁儿子忽然患上化脓性胸膜炎，在淮北市人民医院住院急需用钱。老父亲回家借钱，借了一整天，只有一家亲戚愿借300元，还得拿我家的唯一的一头猪作抵押。老父亲在村头的大柳树下放声痛哭，那泪眼和今夜卖烟叶的汉子的泪眼何等相似啊！

我急忙把汉子扶起。汉子告诉我，他姓李，家离这里十多里，是河南省永城县人，因儿子住院急需钱，他跑到丹城徐楼村的妹妹家借钱；妹妹家没有钱，就把7亩地烤好的1000多斤中上等烟叶让他拉到永城去卖，卖了钱好给儿子做手术。

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的同情心终于占了上风，我把老汉的毛驴车从队员手中要回，挥手放行。然后回头我对大家说：“这件事回去不要讲，中午我请客。”

正当我浮想联翩的时候，李老板打断了我的思绪：“那次患脑积水的就是我，多亏了那车烟叶钱治好我的病。从那时起，我家就把您当作恩人。我和老父亲从办小型面粉厂起家，经十多年打拼现已拥有三个大型面粉厂的资产，为了报恩，我和父亲决定在你镇投资建一个设备一流的面粉厂。”

我紧紧握住李老板的手说：“错了，错了！真正报恩的应该是我，是你父亲的眼泪，才使我没有失掉良心！”